



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

劉娟翔 著

# 四高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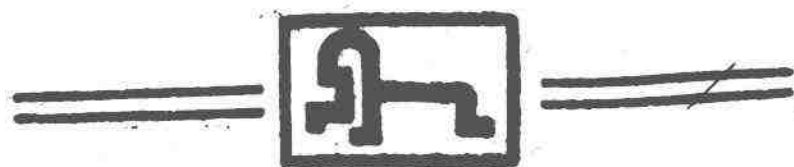
劉娟翔著

四

高

度

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

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四號

著者：劉 娟 翔

出版者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 
發行者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

臺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一號  
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 
郵政劃撥二七三七號

印刷者：華信印刷有限公司

每冊定價：一五元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出版  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再版

「嗚——」火車提高了嗓門，舒暢地長叫一聲，轟隆轟隆馳進了車站。這時已經是日正當中了。

「武昌到了，武昌到了。請旅客們準備下車……」車廂內的擴音器這樣廣播了一遍，車上的旅客開始忙亂，整理着行裝，有的前推後擠地爭先恐後擁塞到了車門口。

我起身將行李架上的行李包和小箱子，一一提到腳邊，仍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掏出了小手帕，擦了擦被淚水浸紅了的眼睛。我並非一個輕易彈淚的女孩，但這次我是首次離開與我相依爲命的媽媽，獨自出遠門，從湖南長沙市到這陌生的地方來，確難克制內心思念媽媽的離愁傷感。

我靜坐着，等車上旅客快下完時，才提着行李走下火車，到了長江邊，乘輪渡江。在輪渡上，我被擠在靠近欄杆的一個小角落裏。

我無心看船中擁擠的人羣，却注視着那橫跨長江上面正在施工的「長江大橋」。我一直望着那些屹立於滾滾江水之中粗大的橋墩，和兩岸正在忙於架設橋身的笨重起重機……據說，毛共爲了裝門面，曾動員了數萬軍民來支援此一橋樑的「建設」，其中，下到水底爲打樁而死於

洶湧湍急江水中的無辜者不下數千。唉，反正大陸人多，死幾千在毛共獨裁者們的心中又算得什麼呢？

很快，到了漢口江漢關。一下輪渡，我便見到「武漢醫學院迎新站」的寬大紅色橫幅。

我提着行李，朝「迎新站」走去。「迎新站」很簡陋，在兩根竹竿撐着的紅布橫條下，只擺了一張小桌。桌旁坐着幾位男女同學，他們正在談笑。當我走近「迎新站」，這些負責迎新的高年級同學，好奇地滿臉堆着笑容向我從上至下打量了一番，也許是我這一身白衣黑裙的湖南學生打扮，和拖至腰下的一雙長辮使他們感覺新鮮吧。

我取出了錄取通知書給他們查驗。然後，一位學姊親切地告訴我，等一會便有專車來接我們新生去學校。

大約等了一個鐘頭，「迎新站」已先後聚攏了廿餘位男女新生。我們興高彩烈地爬上了敞蓬的大卡車。汽車載我們穿過幾條大街，便轉到了學校，校門口也懸掛「歡迎新伙伴」的寬大紅橫幅，汽車穿過了大門，便把我們直接送到「新生辦公室」外面。

我們先在「新生辦公室」裏查了查宿舍號碼，一位三年級的大姊便帶我走到宿舍區。她又帶我走進紅牆上寫着「一〇五」黑字的女生宿舍。我住的房間在三樓，號碼是三〇一。

一進房，裏面早已有四位同學先我而到。她們見我進來，便放下手中的撲克牌，一齊來幫

我提行李。我謝了那位大姊，她走後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床位。原來，宿舍是按班別先分配好了的，而且床位也是預先排定的，每張床沿上都貼有學生的姓名。不論同學是否家住漢口，甚至於家住學校附近，都一律規定必須住校。當然，這是毛共爲了便於控制青年學生的好辦法。我將行李放在床上，便和先到的四位同學一起玩玩撲克牌，以便互相認識認識。

「我叫彭秀珍，是潮州人……」一位蓄着短髮，皮膚黝黑而身材苗條的同學，先對我笑着自我介紹。

「她還是本班的臨時總幹事兼團支部組織委員呢……」坐在我對面的一位矮胖同學插嘴說。

「肥粒，別說這些了嘛。」彭秀珍阻止那矮胖同學繼續往下說。

「你怎麼老叫我肥粒？劉紅，你別聽她胡說。我叫王麗琴，是廣東客家人。」被叫肥粒的同學委屈似地對我說着。然後，斜着眼白了彭秀珍一眼。

「奇怪，爲什麼她知道我叫劉紅？」我在想：「啊，原來床上邊早已貼有我的名字，他們先我而到，又見我將行李放在我的床上，當然不用我自我介紹便知道我的名字了。」

「你們別鬥嘴了，現在讓我來介紹。」肥粒左邊一位短髮同學對我笑笑說：「我叫周潤新，是湖南常德人。」

周潤新笑的很親切，很甜。她有一張瓜子臉，火火的水汪汪的眼睛，實在可愛。但可惜美中不足，上帝竟在她那美麗清秀的臉蛋上生了許多豆大的麻粒，真使人爲之惋惜。我聽說她是湖南人，一種特有的同鄉親切感湧上心頭，因而高興地對她笑得更開心。

「最後，該輪到我了。」坐在周潤新對面的一個同學用不太流暢的廣東國語向我自我介紹：「我叫謝美蘭，是廣州人。我代表我和我身上所有的細胞熱忱地歡迎你——劉紅。」

「謝謝。我的名字你們既已知道，我只好補充說一句：我也是湖南人。」我簡單地答謝了她們，也玩了一陣撲克，便起身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想去整理一下床鋪和抽屜，不能奉陪了。」很快，我整理好一切。坐在自己床上，正好可以看見窗口外面的一切，真是一個好「瞭望臺」。我喜歡這個靠窗的上鋪位子。我的下床是周潤新，這更使我高興。

「喂，劉紅，別坐在床上欣賞了。五點鐘該吃飯了，快下來，我餓死了。」矮胖子肥粒玩夠了，又見我弄好了一切，便大聲嚷着。

她們比我早到兩天，對學校環境差不多都已熟悉。我們每人各自帶一份餐具，便向飯廳走去。雖然還差兩天才正式開學註冊，但學校裏已到了很多同學。寬敞的飯廳裏擺設了很多方桌，每張桌邊已擠滿了人。我們各自在臨時售菜部的窗口，交了米票三兩和買飯菜的錢後，用小盤盛了菜，並在飯廳中央的大木桶中盛了一碗飯，便又結夥回宿舍來吃。

這時正值民國四十六年九月，還沒有開始「大躍進」，我們醫學院的伙食還不算差。除了臨時買菜部外，還有加菜的窗口，只要憑「人民幣」就可買點滷菜或辣椒。飯也沒有嚴格地按飯票分配。

晚飯後，她們又帶我去浴室洗澡。一層樓有一間大浴室，裏面有很多蓮蓬狀的淋浴龍頭，我一進去，見她們毫無遮攔地在一起光溜溜地洗澡，便嚇的退了出來。同房的四位同學便笑着將我前拉後推地又拖進了浴室。謝美蘭還對我笑嘻嘻地用廣東國語說：

「學醫的，怕什麼？大家都這樣，以後就會慣的。」我無可奈何，只好頭也不敢抬的急忙洗了一個澡。洗完後，我先回到房間，躺在床上休息。

坐了一天的火車，全身感到疲乏極了。在那麼硬的座位上坐着東搖西擺的冲盹，滋味確不好受。現在雖然睡在硬的木板床上，但能舒適地伸直躺着，這又確是一種「最高享受」了。我真想趕快進入夢鄉，但還沒躺二十分鐘，其他四位同學都洗完澡回房來了。

「哈，你洗澡那麼快，一定沒洗乾淨。」肥粒向我尋釁：「現在罰你表演節目……」

「王麗琴，我什麼節目都不會表演，請原諒我。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！你別想舒服地躺在床上。」肥粒上床把我拉了起來。

「好吧，我唱隻湖南民歌給你們聽。」我無奈，只好唱了一隻「放牛娃」的民歌。她們待

我唱完後，便熱烈地鼓着掌。

我們又嘻嘻哈哈玩撲克遊戲，最後到十點鐘了，電燈眨了幾下眼，我們才安靜地上床睡覺。

上床後，我無法入睡。雖然已累了一天多，躺下來却毫無睡意。我看了看熟睡中的四位同學，她們白天對我的熱情歡迎和幫助，確使我由衷地感激。這新環境的第一天生活，是令我滿意的。我真希望我們以後能永遠像今天一樣和睦親愛地相處，永遠能保持純潔無邪的友誼。但事實上，在以後的日子裏，誰又會料到，一連串的政治運動，竟會使我們都漸漸發生了人格的改變，使我們再也找不回這第一天相處的純真感情。

夜深了，肥粒已發出了沉重的鼾聲，但我仍無法入夢。我枕着手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明月，心想媽媽也許今夜也在失眠。十六年來，我從未離開過媽媽，的確，我應該感謝媽，我今天之所以能戰勝十萬工農子弟出身的競爭者，能順利地踏上我的人生計劃第三高度——考上「武漢醫學院」——這完全是媽媽血淚撫養的結果。想到這，使我內心充滿了感激、悲痛和興奮……緊接着，又使我陷入了痛苦的回憶中……

在抗日動亂時期，我誕生於江西上饒市。那時，爸正在上饒第三戰區指揮部工作。不久，江西主席熊××任命爸爲江西東鄉縣長。從此，爸脫下軍裝而轉爲行政主官。一年後，爸調任臨川縣長。爸這時才三十出頭，據說是當時最年輕的縣長。

爸曾領導臨川當地的人民轉入山區對日進行游擊戰。由於他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的文武雙全的縣長，所以他領導抗戰的成績很爲出色，還會得到過上級的嘉獎。

爸主政是那麼開明和清廉。在艱苦的歲月裏，他能與縣民同甘共苦，老百姓吃什麼，我們縣長家也吃什麼。在平時，爸規定每月兩次大開縣府大門，讓有冤、有怨的百姓自由進行伸訴，爸一定親自坐堂受理。他的這一作爲，把一般人腦裏「衙門八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」的老觀念壓根兒推翻了。

爸還經常改扮成農民模樣，不辭路遠迢迢，到各鄉村去奔波，去親身體驗農民的疾苦。以期努力謀求政治上的改革，造福於縣裏的百姓，爸一切以民爲重的作風，當時曾被人們讚爲標準的好縣長。

抗日勝利後，我們由江西回到湖南，爸又爲湖南主席王××所器重，先後調任爲常德、瀏陽、平江等縣的縣長。爸雖過了十年之久的縣長生涯，最後他仍落得兩袖清風，上無片瓦，下無寸地。

爸畢生只沉醉於他的事業，沉醉於他的百姓。他只知道要忠心耿耿爲民服務，而百姓們對爸爸的愛戴却成爲他最大的安慰。每當爸調離一縣時，我們總在當地百姓的殷殷挽留聲中，在百姓們依依不捨的長列人馬送行之下，走出那個縣分，而又在新任縣的百姓的歡呼與鞭炮聲中就任新職。就這樣，爸在十年縣長任內，雖沒有發一點點的橫財，但我們却換來了無數讚美德政的銀盾、錦旗和金匾……這些，都是百姓們送的，也是代表百姓們對爸敬愛的象徵，媽常以爸而感到驕傲與自豪。

爸和媽的感情很好，他們是恩愛夫妻。平日，他們一直互相體貼，相敬如賓。他們常在晚上空閒時，一起研讀詩詞。爸坐在燈下吟誦詩詞，穿着長袍搖頭擺腦的神態，是那麼滑稽和可愛。

爸媽對我都疼愛，只要我能努力學業，名列前茅，他們總會滿足我一切合理的要求。爸一生中只打過我一次，那是由於我在小學二年級時，因貪玩而使成績退了步。除了學業，在其他方面，爸媽對我也要求很嚴，他時常講那些含有忠、孝、仁、愛意義的故事給我聽，教我如何做人。如果我偶然犯有一點差錯，他們會耐心地用各種方式教導我認識錯誤，並要求我必須改正。否則，媽媽就毫不客氣，一定請我吃一頓「筍子炒肉」。感謝爸媽，就由於他們的勤教嚴繩，才使我這獨生女能夠健康地長大成人的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湖南淪陷前夕，爸最後一任是在平江縣當縣長。那時共匪正瘋狂南下，整個大陸局勢非常緊張。然而，湖南却在叛逆程潛的「領導」下，處於一種極不正常的「安靜」狀態中。爸曾帶領縣內兵卒，在附近山地與土共周旋了幾天，終因孤軍奮戰，雖暫時保全了縣內的兵力，終無濟於整個湖南局勢的惡化。

爸曾寫信給中央某首長，要求能與中央政府一起撤退，但被一道「暫緩待命」的某首長親筆信所勸阻，爸是軍人出身，當然是最能服從命令的人。

然而，湖南情勢越來越不對頭，而「待命」也杳無着落。這時，兩袖清風的爸，實在無力帶媽和我一起逃到較遠的香港或臺灣去，爸只能藉祖父病危而辭職，帶我們返鄉間老家，這也是爸的一種隱退方式。

回到鄉下，我們過了幾個月和田園寧靜生活。尤其是淪陷前夕的那一個八月十五中秋夜，更使我終生難忘。

記得在那個中秋之夜，一輪明月高掛天空，照得鄉間院子一片銀色。我們全家聚在一起歡渡佳節，在月光的映照下，爸顯得更加英俊、神氣和瀟灑；媽也顯得更美麗動人。這時，我才更覺得人們的誇讚——爸媽是最漂亮、最標準的一對——沒有一點虛假。

在迷人的月色裏，爸媽倆朗朗的笑聲和甜美的笑容，確實令我陶醉。我們談笑着，不時還

吃點月餅和點心、水果……忽然，爸站起來了，他放下手中咬了一半的月餅，提起他那長及足踝的藍色長袍的右角，在月光下，圍着家人邊跑圈，邊唱「徐策跑城」，爸那滑稽怪相，惹得祖父、叔嬸們、媽媽和我都鬨然大笑。這是最快樂的歡笑，也是我們最後一次令人永遠難忘的大團圓。

過完中秋節不久，湖南在程潛的叛變下，很快便「和平解放」了。隨即，共匪也到了我們偏僻的鄉下。雖然爸早已辭去官職而隱居鄉間，雖然爸過去從政清廉、公正，但誰知共匪竟最忌恨像爸這樣有德政而得人心的人，共匪認為這類人是他們的對頭，他們一定不擇手段要設法剷除，以免這種深得民心的人，將來萬一乘機登高一呼，共匪不就倒臺了嗎？因此，鄉間的共幹，早就將目標集中在爸身上，因為爸是本鄉唯一在外作官而享有盛譽的人。

民國三十八年底的一個陰暗日子裏，我們剛吃過早飯不久，爸喝了杯茶，就捫起鋤頭到菜園去理菜了，我和媽則在後屋裏看嬸嬸紡紗。

不一會，院門口的大黃狗突然放開喉嚨狂叫着。顯然，這告訴我們，是有人來了，我和媽便由後屋走了出來，只見三個陌生人直向院門奔來，其中一個矮胖的還在用長鞭抽打着黃狗。我吆喝住了黃狗的狂吠，那矮胖子便盛氣凌人地對我們大聲嚷着：

「劉縣長在家嗎？」

「沒有走錯吧？」中間的高大個子對矮胖子細聲問道：「奇怪，為什麼房屋這麼陳舊？」

「沒錯。」另一瘦長的傢伙答腔。

「在，爸在菜園呢。」我回答了矮胖子，隨即穿過堂屋與大門之間的晒穀場，拐到大門左邊的菜園去叫爸回來。

「爸，有人找您。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不認識，也許是壞人。」這時我雖只有八歲多，但堅信自己沒判斷錯。我的堅定口吻，使爸怔了一下。

爸隨即擰起鋤頭，牽着我的手，走出了菜園。那瘦長傢伙見我們走到晒穀場，便指着爸說

「就是他。」

「各位光臨舍下，有何貴幹？」爸客氣地問他們。

「對不起，請你馬上同我們一起去鄉公所！」高大個子故作客氣地說。

「去向人民認罪。」那矮胖傢伙補充了一句。

「認罪！」爸驚奇地說：「我劉某犯過何罪？」

這時，我們才明白這三個傢伙原來是共匪的爪牙，也預感到大禍即將來臨。

「走！沒什麼好說的，到了你就知道。」那瘦長走狗打斷了爸的話，並取出了繩索，氣勢汹汹地吼叫。

爸仍然站在原處，一動也不動。這三個走狗便一擁而上，七手八脚地用繩子將爸綑綁起來。矮胖子還舉鞭想抽打我爸爸。這時，我見他們如此瘋狂不講理地對我心愛的爸爸施用暴力，怒火在我身上燃燒，我猛地跑了過去，一把拖住矮胖子舉鞭的手，並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

「滾，他媽的！」矮胖子也火了，用力將我一推。推得我四脚朝天倒在地上，但我沒有哭，只是更充滿了忿恨。

矮胖子推倒我後，又舉鞭想再抽打爸。這時，媽也衝上前去，想用她的身體擋住爸，想代替爸挨鞭打……結果媽也被他們推倒地上。

「你們別如此野蠻！有話好好說！」爸氣憤地大聲說，臉脹得通紅：「我有腿，我會自己走的，用不着你們如此綑綁……據說共產黨是『最講理』的，沒想到你們如此兇惡。」爸的大聲吆喝竟使矮胖子高舉長鞭的手放下來。三個狗腿子呆楞楞地望着爸。

「哼！原來這般狼心狗肺的傢伙是怕惡欺善的。」我在心裏恨透了這三個鬼東西。

「紅紅，跟媽進去吧！」爸對我用命令的口吻說：「你們放心好了，我平日做人做事問心

無愧，走到哪裏也不怕。」

我沒有聽從爸爸的命令，反而撲向爸，一把抱着他哭嚷着：「爸，別走，他們是壞人，別跟他們去。」

那高大個子用力又將我推倒在地，並拖拉着細綁爸的繩子往外走。媽跑上去拚命拖住爸的手臂，但也被高個子走狗推倒。等我們母女忍痛含淚，再度從地上爬起來時，只能看見他們已走遠了的背影。

突然，媽靈機一動，便拉着我往我們附近的村子裏跑。媽說：我們快去找熟人來幫忙救爸爸。半小時後，我們便邀請到了幾十個人一起急急地往鄉公所趕去。

在半路的涼亭裏，圍了一大堆的人，走近一看，原來約有一百多位「黑腳」農民正包圍往那三個共匪爪牙和爸。同時，在一片鬨鬧聲中還夾雜着喊打的聲音。有的還邊喊邊舉起鋤、鐵鍬、木棍或扁擔……

「嚇！好野蠻的行爲！原來共產黨是這個樣的……」

「劉縣長是好人，你們爲什麼要綁他？」

「我們雖不認識劉縣長，但他的爲人清高，本鄉沒有誰不知道。」

「再不放掉劉縣長，我們就不客氣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那幾個狗腿子見來勢不妙，早已嚇得面青目呆。其中那個高個子連忙出來解圍：

「鄉親們，別嚷了。」高個了幾乎在狂喊：「如果你們都願爲劉縣長作保，證明他是好人，那我們就放了他。否則……我們實在難向上級交待。」

「誰是你的鄉親！」

「我們願作保！」

「我們願作保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誰去拿筆墨紙張來？」這時瘦長走狗也大聲叫着。

「我去拿。」一位在附近村莊的農友應聲說。

不一會，紙筆全拿來了。那高大個子出手寫好一張「保證書」，便要農友們簽名蓋手拇指印。很快，一切全部順利完成，三個混蛋走狗，這才急忙捲起保證書，像逃命似的，跌跌撞撞地奔回鄉公所去了。

這是剛淪陷初期，鄉下一切還很混亂，所以當那三個傢伙細綁拖拉着爸往鄉公所走的時候，起先是被幾個正在田間工作的農人看見，他們便一傳十，十傳百地不一會工夫，就邀了一百